



海寧王士雄孟英纂定州楊昭黎李國平
仁和趙慶瀾劉雲林烏程王曰良臧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雄按此與下篇相博為陳薛所著究難致實始從俗以標其姓字俟博雅正之

蓋聞外感不外六淫而民病當分四氣治傷寒家徒發表攻裏之成方不計辛苦熱寒之敗害遠使溫熱之首蒙昧不明醫門缺典莫此甚焉。祖恭不敏博覽羣書廣搜載籍而恍然於溫熱病之不可不講也。內經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蓋謂冬令嚴寒陽氣內斂人能順天時而固密則腎氣內充命門為三焦之馴使亦得固腠理而護皮毛雖當春令升泄之時而我身之真氣則內外猶倫不隨升令之泄而告匱縱有客邪安能內侵良內經所以明致病之原也然但云冬不藏精而不及他時者以冬為水旺之時屬北方寒水之化於時為冬於人為腎井水溫而堅冰至陰外陽內有習坎之義故立言歸重於父非謂父宜藏而他時可不藏精也。雄按俞氏春夏之病皆起於冬至秋冬二時之病皆起於夏夏月藏精則熱邪不能侵與冬月之藏精而寒邪不能入者無異也故丹溪謂夏月必獨宿淡味保養金水二臟尤為攝生之儀式焉即春必病溫之語亦是最近指點總見裏虛者表固一切時邪皆易感受學者可因此而悟及四時六氣之為病矣。雄按此論冬不藏精春易病溫之溫是其微意陳氏此篇與鞠通條辨皆葉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雄按麻黃有中風桂皮有風溫雄按冬溫春有風溫雄按即暑病有濕溫雄按即暑兼濕為之溫是其微意陳氏此篇與鞠通條辨皆葉氏之功臣然幼科要略明言難經云傷寒有五有傷寒湯證是也有中風湯證是也夫統此風寒濕熱之邪而皆名之曰傷寒者亦早鑑於寒臟受傷外邪得入故探其本而皆謂之傷寒也。雄按仲景本論治法原有區別界蓋其服後人不察間知所用致誤人故余輯此事論以期了然於學者之心目也獨是西北地高土燥風寒之為病居多雄按亦東南地卑水濕溫熱之傷人獨其從來風寒傷形傷形者定從表入溫熱傷氣傷氣者不盡從表入故治傷寒之法不可用以治溫熱也夫溫者緩也熱也非寒之可比也風邪外乘則曰風溫濕邪內侵則曰溫溫縱有微寒之兼襲不

同藥列之嚴威是以發表宜辛涼不宜辛熱清裏宜泄熱不宜逐熱雄按亦有宣逐蓋風不兼寒即為風火濕雖化熱終屬陰邪雄按溫固陰邪其兼感熱自昔仲景著書不詳溫熱遂使後人各呈家伎漫無成章而凡大江以南病溫多而病寒少雄按北者不盡然不可謂之陰矣寒者則又不可謂之陰矣

投以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速寒諸法以致死亡接踵也悲夫雄按篇中非伏氣之說者為節去乘假錄瑜後寫房此

風溫為病春月與冬季居多或惡風或不惡風必身熱咳嗽煩渴此風溫證之提綱也自注春月風邪用事冬初氣暖多風雄按冬之初也不藏不必定故風溫之病多見於此但風邪屬陽陽邪從陽必傷衛氣人身之中肺主衛又胃謂衛之本是以風溫外薄肺胃內應風溫內襲肺胃受病其溫邪之内外有異形而肺胃之專司無二致故惡風為或有之證而熱渴咳嗽為必有之證也三復仲

景書言溫病者再一則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此不過以不惡寒而渴之證辨傷寒與溫病之異而非專為風溫。叙證也。雄按此言伏氣發為春溫非冬春所感之病以太陽為少陰之表也。再則曰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夫灼熱因於發汗其誤用辛熱發汗可知。仲景復申之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凡此皆誤汗利腋後變見之證非溫病固有之證也。續云若被下者直視失溲若被火者發黃色劇則如驚癇狀時腰腹若火薰之一逆尚引口再逆促命期亦止詳用下用火之變證而未言風溫之本來見證也。雄按此言溫病誤汗熱極生風故曰風溫乃內風也然病之外外雖殊證之屬溫則一姑存為後比例然從此細參則知風溫為燥熱之邪燥令從金化燥熱歸陽明故肺胃為溫邪必犯之地且可悟風溫為燥熱之病燥則傷津泄熱和陰又為風溫病一定之治法也反此即為逆矣用是不辭僭越而於仲景之無文處求文無治處索治叙證施治列為條例知我罪我其在斯乎。雄按外感溫病仲聖雖未言而華氏已詳論矣

風溫證身熱畏風頭痛欲噦口渴脈浮數舌苔白者邪在表也當用薄荷前胡杏仁桔梗桑葉川貝之屬涼解表邪。楊云前胡桔梗一劑一升以泄

桔梗誠善然少用

自注風屬陽邪不挾寒者為風溫陽邪必傷陽絡是以頭痛畏風邪鬱肌表肺胃內應故欲噦口渴苔白邪留於表故脈浮數表未解者當先解表但不同於傷寒之用麻桂耳。

雄按何西池云辨疫之法古人以黃稠者為熱稀白者為寒此特言其大概而不可泥也以外感言之傷風欲噦疫隨噦出頻數而多色皆稀白誤作寒治多致困頓蓋火壅逼頻欲噦出停留不久故未至於黃相耳迨火衰氣平欲噦漸息疫之出者半日一口反黃而相緣火不上壅疫得久留受其煎煉使然耳故黃稠

之疫火氣尚緩而微稀白之疫火氣反急而盛也此皆當用辛涼解散而不宜於溫熱者推之內傷亦然就謂稀白之疫心屬於寒哉總須臨證細審更參以脈自可見也。

風溫證身熱欲噦口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欲噦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

雄按苔黃不甚燥者楊云故條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

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桔梗黃芩庶不轉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欲噦煩悶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

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爍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包絡之虞。

雄按噦且悶麥冬未可即投嫌其滋也汪按徐洄溪謂麥冬能消肺氣非實噦所宜是也

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上衝而乾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

楊云蕭舉細極微亡著者不可草草第過

風溫證身熱欲噦口汗口渴煩悶脈數舌苔微黃者熱在肺胃也當用川貝牛蒡桑皮連翹橘皮竹葉之屬涼泄裏熱此溫邪之內襲者肺熱則欲噦汗泄胃熱則口渴煩悶苔白轉黃風從火化故以清泄肺胃為主。

雄按苔黃不甚燥者楊云故條中言微黃亦具見斟酌

治當如是若黃而已乾則桑皮橘皮皆嫌其燥須易桔梗黃芩庶不轉傷其液也。

風溫證身灼熱口大渴欲噦煩悶語如夢語脈弦數乾嘔者此熱灼肺胃風火內旋當用羚羊角川貝連翹麥冬石斛青蒿知母

花粉之屬以泄熱和陰此溫邪襲入肺胃之絡灼爍陰津引動木火故有煩渴嘔逆等證急宜泄去絡中之熱庶無風火相煽走竄包絡之虞。

雄按噦且悶麥冬未可即投嫌其滋也汪按徐洄溪謂麥冬能消肺氣非實噦所宜是也

以為大渴耶已有知母花粉足勝其任矣木火上衝而乾嘔則青蒿雖清少陽而嫌乎升矣宜去此二味加以梔子竹茹枇杷葉則妙矣。

楊云蕭舉細極微亡著者不可草草第過

風溫證。身熱欬嗽。口渴下利。若審識語。胸膈脈數。此溫邪由肺胃下注大腸。當用黃芩桔梗煨葛豆卷甘草橘皮之屬。以升泄溫邪也。宜大承氣湯。因是實熱內結。逼液下趨。必有舌燥苔黃刺及腹滿痛證。兼見故可下以逐熱。若溫邪下利。是風熱內迫。雖有識語一證。仍是無形之熱。總蕩於中。而非實滿之邪。盤結於內。故用葛根之升提。不任硝黃之下逐也。王樓升提。亦所不任。雄按。傷寒為陰邪。未曾傳腑。化熱最尠。邪氣下陷。治必升提。溫散而有早下之戒。溫熱為陽邪。火必克金。故先犯肺火。性炎上難得下行。若肺氣肅降有權。移其邪由腑出。正是病之去路。升提胡可妄投。楊云。小兒患癆。必下利。與此正同。故溫病多既而宜清泄。其邪不必專於治利矣。况有欬嗽。胸痞之兼證。豈葛根豆卷桔梗之所宜乎。當易以黃連桑葉銀花。須知利不因寒潤藥亦多可用。仲聖以猪膏白蜜治溫病下利。寓意草論肺熱下利最詳。學者宜究心焉。且傷寒與溫熱。邪雖不同。皆屬無形之氣。傷寒之有燥矢。並非是氣結。乃寒邪化熱。津液耗傷。糟粕煉成燥矢耳。溫熱病之大便不閉。為易治者。以臟熱移腑邪。有下行之路。所謂腑氣通則臟氣安也。設大便閉者。熱燶胃津。日久亦何嘗無燥矢。宜下之證哉。惟傷寒之大便不宜早解。故必邪入於腑。始可下其燥矢。溫熱由腑及胃。雖不比疫證之下。不嫌早而喜其便通。宜用清涼。故結成燥矢者較少耳。憶嘉慶己卯春。先君子病溫。而大便自利。彼時吾杭諸名醫咸宗陶節菴書。以治傷寒。不知所謂溫證也。見其下利。悉用柴葛升提。而不應。或云是漏底證。漸投溫補。病日以劇。將治木矣。父執翁七丈。忘其字矣似立質二字。薦浦上林先生來視。浦年甚少。診畢即曰。是溫證也。殆誤作傷寒治。而多服溫燥之藥。平幸而自利不止。熱勢尚有宣泄。否則早成灰燼矣。待今日耶。即用大劑犀角石膏銀花粉鮮生地麥冬等藥。囑煎三大碗。置於榻前。頻頻灌之。藥未煎成之際。先乍庭教恣飲之。諸戚長見方相顧。莫決賴。金匱思丈力持煎。其藥至一周時。服竣。病有起色。遂以漸愈。時年甫十二。聆其言而心識之。踰二年。先君捐館。雄翻口遠遊。聞浦先生以善用清涼為眾口所讐。乃從事於景岳。而以溫補稱枉道徇人情哉。然雄之究心於溫熱。實浦先生有以啟之也。浦今尚在。因其遠徙於鄉。竟未遑往質疑。義為恨。附記於此。聊志感仰之意云爾。

風溫證。熱久不愈。欬嗽脣腫。口渴胸悶。不知飢。身發白疹。如寒瘞狀。自汗脈數者。此風邪挾太陰脾濕。發為風疹。楊云。白疹乃肺胃無涉風。亦與風。用牛蒡荆芥防風連翹橘皮甘草之屬。涼解之。風溫本留肺胃。若太陰舊有伏濕者。風熱之邪與濕熱相合。流連不解。日數雖多。仍留氣分。由肌肉而外達皮毛。發為白疹。蓋風邪與陽明營熱相併。則發斑。與太陰濕邪相合。則發疹也。又有病久中虛。氣分大虧。而發白疹者。必脉微弱。而氣倦怯。多成死候。不可不知。汪按。前說即白如冰晶也。白如枯骨之白瘡也。雄按。白疹即白瘡也。雖按溫

邪久不愈而從熱化。且汗渴脈數似非荆防之可再表。必用橘皮之懶宜易滑石葦莖通草。橘當斯合涼解之法矣。若有虛象。當與甘藥以滋氣液。

風溫證身熱煩渴。口渴胸痞頭目脹。面發泡瘡者。風毒上壅陽絡。當用荆芥薄荷連翹元參牛蒡馬勃青黛銀花之屬。以清熱散邪。此即世俗所謂大頭病也。古人用三黃湯。九西主治。然風熱壅遏。致絡氣不宣。頭腫如斗。終不若仿普濟消毒飲之宣絡涤熱。

為桂王按方附見

風溫證身大熱。口大渴。目赤昏腫。氣鬱煩躁。舌絳齒板殘灰。甚至神昏譏語。下利黃水者。風溫熱毒深入陽明營分。最為危候。用犀角連翹葛根元參赤芍丹皮。冬紫草川貝人中黃解毒提。斑闌有生者。楊云葛根參冬俱與說不甚對。此風溫熱毒內壅肺胃。侵入營分。下內外充斥肆虐。若其毒不甚重。或氣體壯實者。猶可施回。否則必壞。

風溫毒邪始得之。便身熱口渴目赤咽痛。卧起不安。手足厥冷。泄濁脈伏者。熱毒內壅。絡氣阻遏。當用升麻。葛根。薄荷。連翹。而聲如曳鋸陳氏想未之見耳。黃芩犀角銀花甘草豆卷之屬。升散熱毒。此風溫毒之壅於陽明氣分者。是肺病。即仲景所云陽毒病是也。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乘其邪犯氣分。未入營陰。故可升散而愈。

風溫證身熱目汗面赤。神迷。身重難轉側。多眠睡。鼻幹語難出。脈數者。溫邪內逼。陽明精液劫奪。神機不運。用石膏知母麥冬半夏。竹葉甘草之屬。泄熱救津。鼻幹面赤。胃熱極盛。人之陰氣。依胃為養。故內灼胃熱。乾枯陰氣復有何資。而能滲諸陽灌諸絡。是以筋骨懈怠。機闊失運。急用甘涼之品。以清熱濡津。或有濟也。雄按宜加西洋參百合竹瀝。

風溫證身熱煩渴。口渴神迷。手足癰癧狀。若瘡痛脈弦數者。此熱劫津液。全因木旺。當用羚羊川貝青蒿連翹知母麥冬。鈎藤之屬。以息風清熱。肺屬金而畏火。賴胃津之濡養。以肅降令而溉百脈者也。熱邪內盛。胃津被劫。肺失所資。本為火之母子。能令母實。火旺金囚。木無所畏。反侮所不勝。是以筋脉失養。風火內旋。癰癧驚癇。在所不免。即俗云發瘡是也。故以息風清熱為主治。雄按可加元參。梔子。絲瓜絡。

風溫證熱渴煩渴。昏憊不知人。不語如尸厥。脈數者。此熱邪內蘊。走竄心包絡。當用犀角連翹。遠志。鮮石菖蒲。麥冬。川貝。牛黃至寶之屬。泄熱通絡。熱邪極盛。與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以致昏迷不語。其狀如尸。俗謂發厥。是也。閉者。宜開。故以香開辛散為務。熱邪極盛。三焦相火相煽。最易內竄心包。逼亂神明。閉塞絡脈。雖是喻氏之言。而法以香開辛散。然熱極似水。一派烟霧。塵天蒙住心胸。不知不識。如人行烟塵中。口鼻皆燒。非而解不能散。其勢再入溫熱之處。則人當燒燬死。

矣。宜溫熱多燥辛香之品盡是燥熱與熱門立見其敗。且心神為熱邪蒸，固非閉塞也。有形無形治法大異。遇此每在敗時，故前人不能探其情。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汪按此乃取香聞辛散之法而別立一法與本書）又研提淨牙硝六錢微火鎔化發匀如水時。（楊云雄黃多而牙硝少何能匀急）遇前證先用陳雨水十椀內取出一椀煎木通一錢通草三錢傾入九椀冷水內又取犀角磨入三錢或旋磨旋與亦可。每椀約二三分再將製雄桃二三釐入椀冷與服時時進之能與三日內進之盡必有清淡吐出數碗而愈。（楊云據此用法當是）蓋此證死期最緩而醫人無他法。每每付之天命牛黃清心而已可勝長歎。（雄按此法防於治室）

薛生白溫熱病篇

（雄按汪本吳本俱作溫溫）

紀聞見知不足齋叢書

雄按此篇始見於舒松摩重刻醫師秘笈。後云是薛作。章氏從而釋之。而江白仙本以附陳作後。晏子音溫熱贊言。連前篇併為一人之書。並不標明何人所著。但曰寄瓢子述。且前篇之末有今補薛生白先生一法於後云云。則此篇亦非薛著矣。其江本所補一法。又無薛生白三字。且此篇張友樵所治酒客之案。但稱曰余診言人殊無覈實。姑存疑以資博雅。

（吳本下有口渴不引飲或黃二字）

一濕熱證。（雄按既受濕又感暑也。即是溫濕亦有濕邪久伏而化熱者）惟按甘露消毒丹九五最妙。○吳本雖出江本之後。無甚異同。所附酒客案云。是其師治似較江本為可信也。故引證。但據吳本而江本從略。

自注此條乃溫熱證之提綱也。溫熱病屬陽明太陰經。

（雄按此二句從吳本補入）病在二經之裏者。每兼以肝脾胃所居相近也。

以小陽厥陰同曰相火。少火流行三焦。即名相火。陽明太陰溫熱內鬱。其則少火皆成壯火。而表裏上下。

（於提綱使人辨識不至與他病混亂。其兼見之變證或始惡寒者。陽為溫熱。而反使人迷惑也。不可定若標之。則惡寒傳之邪蒙蔽。清陽則耳聾。內擾而提綱中不言及者。因以上諸證皆溫熱病兼見之變局。而非溫熱病必見之正局也。必見之證標也。惡寒甚也。後但熱不寒。則變而成熟。反恐熱矣。雄按後則溫鬱成熟。故反惡熱。所謂六氣。皆從火化也。况與暑合則化熱尤易也。）

（雄按此則溫熱交蒸。則舌黃。雄安標此句。則液不升而口渴。濕則飲內留而不引。飲皆明提綱。此則胃為脾之表。而肌肉為胃之表也。故胸病為溫熱必有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

清陽則胸痞。濕邪內盛。則舌白。濕熱交蒸。則舌黃。舌白下有黃。濕熱邪隔脾胃。非同風寒之在太陽也。雄按像有所標為必。然所云表者。乃太陰陽明之表。而非太陽之表。溫熱邪隔脾胃。非同風寒之在太陰下。必有脫節。應從吳本補入。太陰之表。四肢也。陽明之表。肌肉也。胸中也。

四肢裏氣於脾胃而肌肉脾胃所主。若以胸病為溫熱。必有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脾胃分之則胃為脾之表。而肌肉為胃之表也。故胸病為溫熱必有之證。四肢倦怠。肌肉煩疼亦必並見。

此溫熱在腹胃之表證也。其所以不干太陽者。以太陽為裏水之腑。主一身之表。雄按肺為天天包地外而處於上膀胱為水水環地內而處於下故皆為一身之表。而風為陽邪。首及肺經。寒為陰邪。先犯膀胱。惟濕為中土之氣。胃為中土之腑。故胃受之楊云。此注奇情至理。所謂語必驚人。觸近情地。風寒必自表入。故屬太陽。雄按陳亮師云。風邪上受肺合皮毛。故桂枝證有鼻鳴乾噫也。濕熱之邪從表傷者。

卷之三

十一二章云是流陽風而傷表也其陽氣而體熱如仲景傷寒之麻黃赤小豆湯孟晉是也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必由口喫而入陽明為水穀之海太陰為濕土之臟故多陽明太陰受病暑少陽多見陽太陰主金膜原者外通肌肉內近胃腑即三焦之門戶實一身之半表半裏也惟按此與葉氏溫熱篇第三章

10

勝原此不可解者也。桂云左內之邪必由膜原達在外之邪必由腹原入內則似矣。東方之說二不外於此。但其說與葉氏所論爲異。蓋彼此注知有少陰太陽之病大異溫病乃少陰太陽同病。溫病則前而爲風溫。條例力非伏氣之論者。斷非一人之筆。即按文義亦

— 1 —

感見陰脈故各證簡見也。濕熱之證陽明必兼太陰者徒知臟腑相連濕土同氣而不知當頭溫病之必兼少陰比例少陰不藏木火內燔比之又可見矣。此比即經言冬不散清言雙溫病先由內陽而後外成者果中人多有之其冬屬於寒由少陰太陽

100

— 1 —

— 1 —

連篇累牘皆是影響之談夫。人政運行有形，可據尚難臆斷況太極無形，空談無謂道過求遠，反誤後人。茲概從剛免滋疑惑。

二

言汗出二字忌寒發身寒屬食冷脚冷腰三字一指濕在腹內不在此本乍可汗能宣氣布上肢利水除溼。旨葉鮮荷葉白通草桔梗等味不惡寒者去蒼木皮雄柏吳本此句作汗少惡寒者加葛根條內無荷葉香通草桔梗有研炮廣皮此條外候與上條同惟汗出獨異。

候以其惡寒少而發熱多故為陽濕也。雄按吳本下有然轉用滲利其小便之不利可知矣。二句汪按此二句乃他人所附評語。

四、濕熱證

三四日即口噤四肢牽引拘急甚則角弓反張

此濕熱侵入經絡脈隧中

宜鮮地龍秦艽威靈仙滑石蒼耳子絲瓜藤海

藥不獨勝濕重用息風一則風藥能勝濕一目風藥能疏肝也

選用地龍諸藥者欲其宣通脈絡耳

十二經絡皆有筋相連繫邪

寧角弓反張筋由肝所主故筋病必當舒肝雄按地龍殊可不必加以於半竹茹桑枝等亦可

范伯云地龍靈仙蒼耳海風篠似嫌過於走氣不如半竹茹桑枝等較妥或加鈎藤可乎

或問仲景治瘡原有桂枝加枯

萎根及葛根湯兩方豈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耶

今之瘡者與厥相連仲景不言及厥豈金匱有遺耶

余曰非也藥因病因病源既

異治法自殊

汪按不但此也。因漢已云金匱治瘡諸方見效絕少矣

傷寒之瘡自外來

謂由外風證屬太陽

明義詳本論

口噤即屬陽

治以散外邪為主溫熱之瘡自內出

謂由內風及太陽治以息內風為主蓋三焦與肝膽同司相火

少陽生氣生於肝胆中佳濕熱不解則熱感於裏而少火悉成壯火

氣猶存一線則氣復返而生胃津不克支持則厥不回而死矣

雄按喻氏云人生天真之氣即胃中之津液是也故治溫熱諸病

之言也。余世人既不知溫熱為何病更不知胃液為

何物溫散燥烈之藥漫無顧忌誠不知其用心也

所以瘡之與厥往往相連傷寒之瘡自外來者安有是哉也

吳鞠通辨之甚

詳言

暑月瘡與霍亂同出一源

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區

厥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

氣入筋中則掣急流入脈絡則

確

暑月瘡與霍亂同出一源

風自火生火隨風轉乘入陽明則區

厥及太陰則瀉是名霍亂

氣入筋中則掣急流入脈絡則

震亂也猶未知。厥證用辛，開泄胸中無形之邪也。乾霍亂用探吐，泄胃中有形之滯也。然泄邪而胃液不止升者，執邪愈煩。探吐而胃液不四布者，風邪更張，終成死候。不可不知。雄按此條自注明以溫熱二氣分疏，章氏妄逞己見，謂溫熱卽暑也，強合二氣為一氣，且併華經溫溫熱病為一證矣。蓋由未讀越人之書耳。茲於原釋中悉為訂正而附記。

五溫熱證壯熱口渴舌黃或焦紅發瘙神昏譏語或笑邪灼心包營血已耗宜犀角羚羊角連翹生地元參鈎藤銀花露鮮葛根至寶丹四工等味。雄按吳本無銀花露汪按宜從吳本並花露清虛芳潤用治熱病殊佳然中有蘊濕者終覺非宜也

惟安子著書曰：雄精與熱邪日久已從熱而化，氣不能清解，必至逼營，則津液耗而陰亦病。心苟受灼，神識昏亂，用藥以清熱救陰，泄邪平肝為務。

將廟也。惟武廟之北也。

六 溫熱證發，疫神乘天，反脈洪數，有力而泄不效者，潤其膚，結其脣，宜涼膈散。若大便數日不通，熱邪犯胃，結腸胃，宜防寒。氣微下之例，緩攻不同，傷寒化熱而燥結煩鹹苦峻下以行之也。雄按：吳本無此條。

故世間止能散熱而流走之熱而不得下陷佐以大黃之苦寒可議健脾溫升則脾陽氣得升而利不止即變火證而明為火熱也猶帶白色而清者乃濕重為火陰之形或腹滿是大黃之苦寒而脾虛者當扶脾而溫之亦重屬火陰必當扶脾也雄健之白色而清者乃金氣也不外於右治陽明之火而重屬太陰之水也

陽云陽明以降，氣運漸微，而人情益急。故自漢武之時，行爲頑邪，既犯之雖不可置，而攻撃斷不宣，以其出路故也。溫熱目者皆不即刑，必頭有出露之處者也。

火溫熱證壯熱煩渴舌焦紅或結斑疹胸痞自利神昏瘧厥熱邪充斥表裏三焦宜大劑犀角羚羊角生地元參銀花露紫草方諸水金汁鮮葛蒲等味諸水金汁有丹皮連翹此條乃瘧厥中之最重者上為胸悶下挾熱利斑疹瘧厥陰陽告困獨清陽明之熱

救陽明之液為急務者恐胃液不存其人自焚而死也。據此治溫熱論病之真諦也。醫者有旨切記之。方諸本俗以蚌水代之。腥已甚。宜用竹沥為妙。此發紫雪之神丹。九十六。皆可用也。

小漢詩寒食如狼瀨石口不知味八字湯熟則退膳肩宜紫故厚模模模草界當吾不半夏乾蕡蒲六散五十五等味本無此高胡橫柳蓄香

明之半表半裏熱溫阻遏則營衛氣爭證雖如瘧不得與瘧同治故仿又可達原飲之例蓋一由外涼東一由內濕阻也

九 濕熱證數日後，汗中微悶知飢，不食，渴而蒙繞三堆。按宜佳。宜藿香葉、薄荷葉、鮮荷葉、杷葉、風蘭葉。惟按雜誌約秋蘭以爲風
脾脾胃和，則營衛不和而發熱，似瘧之氣，內證於胃。
中 所售之佩蘭乃蘭附草之類，不可入藥也。汪用蘭即頭草，離騷之蘭，即本草之蘭花。前人辨之已極明確，不必疑疑矣。蓋古人所謂香草，皆取蘭麝，非指兰花而言也。今之蘭花，蘭紫不香，明非古之蘭也。醫者疑古藥品之蘭蕙，正如儒者疑古食品之蠍蠅，皆叶诵。
古今之蘆，按印蘆根也。雄按吳本，此尤勝者也。蘆根用尖取其宣騰冬瓜仁等味，無此條。

投味重之劑是與病情不相涉矣
去毛淨鍋炒香泡湯飲之取芳香
近火易溫之藥無害耳

雖按章氏謂醫學專在足人體弱而誤是未察病情之言也或問溫熱兩症流行當服何藥最為消弭余謂禁訥人醫家存真載其高祖天士先生案云氣鬱皆由清肅常以枇杷葉拭不為滋潤所侵可免夏秋時令之病聲則連繩陰作陰久成虛根皆主消渴肺病而脉微露者此亦急矣

蜀故鄉溫熟氣蒸之雲氣胎苗亦

自不啓者是等恐亦無能為者不可謂也而謂之
可謂之能者也

第三十一條參看彼初起之實者為實上焦近代故有誤譜語

中焦離卦為虛而發邪故宜通泄投此輕劑不相合矣又須與後陰參看治法有上中之勿照證者審之

十

溫熱證初起發熱汗出胸痞口渴舌白濕伏中焦宜苦寒清利解暑桔梗葛根芩連金桔木厚朴草果半夏乾島蒲根橘梗散

二

味證著用之不取或並用等四法。若右脉白者，即白苔也。仁宗不喜木，故用柏葉果半夏。溫補上干風寒，背疽不見口渴，病在中焦。

七

風九登改子後旗，按吳本下曰：「九不當作風，當作風。」又本上風流二字，自不疑。今大字作風，小字作九，則是人所傳誤語。旗按吳本

趙

下焦屬陰太陰所司陰道盛故自利化涼清自消亦脾不轉津則口渴總由太陰濕勝故也溫帶下侵故獨以分利為治

卷之三

正言曰口渴者其人欲飲水也。若以水灌之則益渴。若以茶灌之則可。蓋茶性甘淡，無味無毒，入人肌體，同人血脉，令人骨肉潤澤，中上潔清，目濡目濡，不可不知。此至清之藥也。謂云茶則又非也。苟有急病，當急服之。急病者，非自當之之法也。

自非夷人，則無表裏之分，此亦猶謂後人尚存舊說也。而一時之風氣，固當有不同者，但其大體，皆是中正之義。雖按此明熱衷，即著之於文，亦可謂人也。且

入
卷

而愈新是其所以爲善也。惟其得之，則聲道而不棄，益漸愈強，得熟則萬物而易。故其聲發於天地，則萬象具焉；發於山川，則萬形具焉；發於日月，則萬光具焉；發於風雲，則萬氣具焉；發於雷電，則萬響具焉；發於蟲魚，則萬音具焉；發於草木，則萬葉具焉；發於金石，則萬響具焉；發於器皿，則萬音具焉；發於絲竹，則萬聲具焉；發於人體，則萬音具焉；發於萬象，則萬響具焉。故其聲發於萬象，則萬象具焉；發於萬響，則萬響具焉；發於萬音，則萬音具焉；發於萬聲，則萬聲具焉。故其聲發於萬象，則萬象具焉；發於萬響，則萬響具焉；發於萬音，則萬音具焉；發於萬聲，則萬聲具焉。

而當其時也，則當以爲之。故曰：「知當與不當，則可謂之智矣。」

金匱要略卷之三十一
治利尿瀉水分利其濕也。利水者，以通利下陽明之熱而三焦得通矣。兩法並用，則利水之功倍矣。利水之方，有二：一曰通利小便，二曰通利大便。通利小便者，用桂枝甘草湯；通利大便者，用大黃附子湯。

有不起而為晉者故。抑溫數之合也。少皆陰從陽化也。如此則可得溫熟。不多溫少火矣。所以上充下財朴則最為晉。魏曰。此皆日體也。

名木之木火，同氣也。裏外同引肝風，運發立至。驅風則止，不論其言其行，其不以爲病者，身氣無所犯，而無所感，可謂風火不相合也。惟中津液，何其能排此？空征乎推移。

溫脾以利水，消瘀以除癆。肺胃鬱火，則心火亦因之而生。故治心火者，必兼治肺胃。但此二經，一屬陰，一屬陽，陰陽不相合，則火氣無所歸宿，故宜順其自然之次第，不必強為逆順。如心火上炎，則先治心，後治肺；如肺胃鬱火，則先治肺，後治心。此皆順其自然之次第，不必強為逆順。

也。若然，則當以爲之。若不然，則當以爲非。此皆爲之。故曰：「吾子之教，不亦遠乎？」

胃經之氣始於胃而終於大腸，其氣上逆，則嘔逆而作嘔。陽明之氣，亦當順流而下，若逆流而上，則作嘔矣。故其始也，猶入陽明，已先傷其胃，是以陽明邪盛，二焦更欲資用於胃，則司命者可以為陽明解膾焉。故然也。

四分 雄按吳本作泡湯調下即汗解。濕病發汗皆賸有禁此不微汗之病必不除。蓋既有不可汗之大戒復有得汗始解之治法。

三分四十片當通其經絡可知矣。汪按吳本蕩荷散多則非微汗矣。今以暑濕閉於腰理故以石膏利毛囊若開於經者又當通其經絡矣。章云濕病固非一概禁汗者故仲景有麻黃加木湯等法但寒濕在表去當汗解濕熱在裏必當清利。

臨證者當知所變通矣。吳云此濕熱蘊遏氣鬱不宣故宜辛涼解散汗出灌浴之輩最多此患若加頭痛惡寒便宜用香薷溫散者用理中法。雄按吳本無此條若用亦有因忘而致者須和肝胃。

二十三濕熱證十餘日後左關弦數腹時痛時圊血肛門熱痛。血內燥熱邪傳入厥陰之證。宜仿白頭翁法。丸熱入厥陰而下利即不圊血亦當宗仲景治熱利法若竟逼入營陰安復不用白頭翁湯涼血而散邪乎。設熱入陽明而下利即不圊血又宜師仲景下利譜語用小承氣湯三五之法矣。雄按章氏謂小承氣湯乃治厥陰熱利若熱入陽明而下利當用黃芩湯丸此不知傷寒陽明之證與厥陰無涉矣。濕熱入陽明而下利原宜宗黃芩湯為法。

二十四濕熱證十餘日後尺脉數下利或咽痛口渴心煩下泉不足熱邪直犯少陰之證。宜仿猪膏湯。自涼潤法同一下利有厥少之分則藥有寒涼之異。少陰宜涼也然少陰有便膿之候不可不細審也。

二十五濕熱證身冷脈細汗泄胸痞口渴舌白濕中少陰之陽宜入參白朮附子茯苓益智等味。雄按吳本無此條揚云此等證固有明藥誤豈不自亂其例此條濕邪傷陽理合扶陽逐濕口渴為少陰證。烏得妄用寒涼耶。津液出於舌下少陰經之廉泉穴故凡少陰受邪乾薑恐參朮太虛氣也。渴者濕遏陽氣不化津液以上升則渴也。雄按此濕熱病之類證乃寒濕也。故傷人之陽氣或濕熱證治不如法但與消熱失於化濕者仍有此證。但口渴而兼身冷脈細汗泄舌白諸證者固屬陰證宜溫運角其二便如瀉亦且短便熱極是者仍是濕熱證。扶之陽證雖虛虛之假象不可輕投溫補也。章氏所云濕遏陽氣不化津液之渴又為太陰證而非少陰證矣。

二十六暑月病初起但惡寒面黃口不渴神倦四肢顫脈沉弱腹痛不利濕因太陰之陽宜仿縮脾飲。一百

八曲等法。雄按吳本甚則大順散。二十一來復丹宜散。雄按凡寒濕為病雖在暑月忌用涼藥宜舍時從證也。昔賢雖知分別論治惟不能界畫清濁而創陰暑等名昧誤後學不治宜涼藥未有不確非妄者而陰暑之治涼藥未有不確非勝是不可解也。古法最詳醫者驗諸仲景謂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臟有寒故也。今濕重惡寒不發名乃相沿數百年積非勝是不可解也。或肢冷脈細必須葛附理中法四五

二十七濕熱證按法治之諸證皆退惟目瞑則驚悸導陽餘邪內留膽氣承舒宜酒浸郁李仁薑汁炒棗仁猪腰皮等味。雄按吳本滑可去著郁李仁性最滑脫古人治驚後肝氣滯而不下始終目不瞑者用之以下肝氣而去滯此證借用良由濕熱之邪留於

膽中膽為清虛之府藏而不瀉是以病去而內留之邪不去寐則陽氣行於陰膽熱內擾肝魂不安用郁李仁以泄邪而以酒行之酒氣獨歸膽也棗仁之酸入肝安神而以薑汁製安神而又兼散邪也

按此擇甚是如黃連山楂竹茹桑葉皆可佐也

二十六溫熱證曾聞泄下奪惡候皆平獨神思不清倦語不思食渴數唇齒乾胃氣不輸肺氣不布元神大虧宜人參麥冬石斛木小生甘草生穀芽鮮蓮子等味

按百合似亦可用

陰藥去生便速

雄按此肺胃氣液兩虛之證故宜清補不但陰脈可

用且與脾虛之宣降半補溫運者亦異揚云分別標清

二十九溫熱證四五日忽大汗出手足冷脈細如絲或絕口渴並痛而起坐自如神清語亮乃汙過多衛外之陽暫亡溫熱之邪仍被裏洗似無大結粗未必有益一時表裏不通脈故伏非真傷外脫也宜五苓散

十二去木加滑石酒炒川連生地黃皮等味

雄按吳本無川連生地

此條脈證全似亡陽之候獨於舉動神氣得其真情噫此醫之所以貴識見也

以口渴並痛知其邪結以神清語亮知非脫證雄按此條原註全似評費章氏以為自註究可疑也至衛陽暫亡必由表裏所致溫熱仍

結陰液已傷故以四苓加滑石導濕下行川連生地清火散陰者皮固當用法頤周密楊云發明方意精當汪接此註當亦後人所附評語且此證世所罕見死亡陽脫證起坐自如神清語亮者亦不少據以辨證似不甚明確惟口渴並痛為亡陽所無

此條本文頤有語病恐非生白耳筆

三十溫熱證初起壯熱口渴院悶懷眼欲閉時譏語渴引蒙閉上焦宜涌泄用枳殼桔梗淡豆豉生山梔無汗者加葛根此與第九條宜參看彼屬餘邪法當吐散除邪不淨者自無壯熱譏語等證

此則渴引蒙閉上焦故懷院悶眼欲閉者肺氣不舒也

時譏語者邪鬱心包也若投輕剎病必不除經曰高者越之用梶政湯

十二涌泄之劑引胃脘之陽而開心胸之表邪從吐散舌苔薄而清者邪未勝結可吐散如舌苔厚而有根渴邪乘熱須重用辛開苦降如吐之邪結不得出反使氣逆而變他證矣雄按此釋甚是病在上焦渴邪未散故可越之若已結在中焦豈可引吐不但溫熱證吐法宜慎也即承飲證之逆於取吐者亦有解

別要說趙叔平雅云宣吐之證必須看舌色吐在上項其寒証之後光亮如蠟牛之延者無論其在何經皆可吐也若病

此有至理存焉蓋致病非熱則寒寒者氣不還而渴者氣亦壅而不運氣不還則熱鬱發生因停食積種種阻塞於中矣人

婦人不孕者此法行後即孕陰陽和暢也男子陽道難通非其明驗乎後人不明

但以溫補為德殺人如麻可歎也汪樞何說乃振刷倉法言之

三十一濕熱證水適來壯熱口渴譏語神昏胸腹痛或舌苔滑數邪脅營分宜大劑犀角紫草根黃芩連翹鮮菖蒲銀花葛根等

味

雄按世人但知小柴胡湯一法而不分傷寒溫
暑之病何也。蓋按苗根不若以丹皮赤芍易之

謂陽明病下血議語者此為熱入血室

即指男子而言故無經水通來之語

累

伸

謂陽明病下血者此為熱入血室

即指男子而言

故無經水通來之語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伸

更遠也楊云
通遠之論

承氣用硝黃所以逐陽明之燥火實熱原非溫熱內滯者所宜用然胃中液津為熱所耗甚至根空擦亂舌苔乾

黃起刺

矣哉

王按治溫熱與傷寒異而

水穀之海其上有口其下有口最虛而喜受故諸邪皆能入之邪入則胃實矣胃實則津液乾矣津液乾則死矣

楊乘六云此言

道盡感證致死根由彼肆用風燥之劑利液大人生命者正坐不知此義耳余謂凡治感證須先審其胃汁之盛衰如邪漸化熱

即當濡潤胃脾得流通則熱有出路

液自不傷斯為善治若恃承氣湯為焦頭爛額之客

詎非曲突徙薪之不早也

楊云陳修國自謂讀

傷寒論數十年然後悟出存津液三字而其用藥仍偏辛燥不知其所悟者何在得孟英反復申明述者庶可大

悟乎

王按此條語語破的

楊譯亦妙存津津液固為治溫暑諸證之要務然非專恃承氣湯急下存津一法也

蒼木集用

瘧者加半夏用

之無不神效

身中素有瘧氣者加桂枝以通絡名曰桂枝白虎湯

八九

而其實意在清胃熱也是以後人治暑熱傷氣身熱而

熱也胸痞身重太陽之濕兼見矣脈洪大而長知濕熱滯於陽明之經故用蒼木白虎湯以清熱散濕然乃熱多濕少之候

雄按

余治暑

邪熱風熱渴者以白虎加厚朴極效

凡此皆熱盛陽明之證兼見故

寒熱往來兼集則於白虎湯中加入柴胡以散半表半裏之邪

雄按余治暑

邪熱氣滞者以白虎加厚朴極效

而脉虛者宜甘藥以養肺胃之津

王按若大汗脈虛身涼不熱口渴不渴則為亡陽脈證非參附回陽不能挽救

回溪醫論謂陽未亡則以涼藥止汗陽已亡則以熱藥止汗此中轉變介在幾微辨之精且詳矣學者宜究心焉

同上

主治

同一熱渴自

汗而脈虛神倦便是中氣受傷而非陽明鬱熱清暑益氣湯乃東垣所製方中藥味頗多學者當於臨證時斟酌去取可也

雄

案此脈此證自宜清暑益氣以為治但東垣之方雖有清暑之名而無清暑之實觀江南仲治孫子華之案程杏軒治汪木工之

案此

虛欲絕可知矣。王按脈虛為的驗，若汗者宜之有可輕試乎？雄按徐洄溪云：此傷暑之後，存其津液之方也。觀方下治證無一字治暑邪者，庸醫以之治暑病誤之甚矣！其命名之意，即於復脈湯內，取用參麥一味，因止汗故加五味子。近人不論何病，每用此方，收住邪氣，殺人無算。用此方者，須詳審其邪之有無，不可徇俗而視為治暑之劑也。

四十暑月乘涼飲冷陽氣為陰寒所遏，皮膚蒸熱，凜良寒，頭痛頭重，自汗煩渴，或腹痛吐瀉者，宜香薷厚朴扁豆等味。王按香薷惟汗者宜慎用。暑月受涼無

此由避暑而感受寒濕之邪。雖病於暑月，而實非暑病。昔人不曰暑月傷寒濕而曰陰暑，以致後人清惑貽謬匪輕。證即無取香薷之辛香走竄矣。無腹痛吐利之裏證，亦無取厚朴扁豆之疏滯和中矣。故熱渴甚者，加黃連以清暑，名四味香薷飲。減去扁豆，名黃連香薷飲。濕盛於裏，腹膨泄瀉者，去黃連加茯苓甘草。名五物香薷飲。若中虛氣怯，汗出多者，加入參耆白朮橘皮木瓜名十味香薷飲。然香薷之用，總為寒濕外襲而設。楊云古人不云夏月之用臘，不可用以治不挾寒濕之暑熱也。

十味香薷飲

用藥亦太雜

四十溫熱內滯太陰，鬱久而為滯，下墮著迫，腹血稠黏，裏結後重，脈要數者，宜厚朴黃芩神曲廣皮木香檳榔柴胡煨葛根銀花炭荆芥炭等味。王按柴葛終嫌不妥，凡病身熱脉數，是其常也。惟喉疾身熱脉數，其證必重。

古之所謂滯下，即今所謂痢疾也。

由溫熱之邪內伏太陰，阻遏氣機以致太陰失健運，少陽尖疏達，熱鬱滯於裏，導失其常度，轉為敗濁，腹血下注肛門，故後重氣壅不化，乃數至圊而不

能便。傷氣則下，白傷血則下，赤氣並傷，赤白兼下。濕熱極，則成五色。王按昔人有謂紅痢屬熱，白痢屬寒者，辨說也。痢疾大則為熱，故用厚朴除濕而行滯氣，檳榔下逆而破結氣。黃芩清庚金之熱，木香神曲疏中氣之滯，葛根升下陷之胃氣，柴胡升土中之木氣。王按鑿升無害而有害，熱侵血分而便血。以銀花荆芥入營清熱。王按地榆炭丹若熱感於裏，當用黃連以清熱，大實而痛宜增大。

黃以逐邪。昔張潔古製芍藥湯以治血利方，用歸芍、大黃、木香、檳榔、甘草、桂心等味，而以芍藥名湯者，蓋謂下血必調藏血之臟，故用之為君。不特欲其土中潤木，抑亦賴以斂肝和陰也。然芍藥味酸性斂，終非溫熱內蘊者所宜服。王按芍藥甘草乃治溫熱毫無所據，不必疑慮。倘遇利久中虛，而宜用芍藥甘草之化土者，恐難任。今連大黃之苦寒，木香、檳榔之破氣者，其下利初作，溫熱止

者，白芍酸斂滯邪，斷不可投。王按初起用之亦無礙，此雖昔人已試之成方，不敢以為後學之楷式也。雄按嘔惡者忌木香，後重非木香不能除，則用無表證者忌柴葛。證亦宜慎，用蓋胃以下行為順滯下者，垢濁欲下而氣滯也。雜以升藥潤氣，反上衝

而為嘔惡矣。王按升清降濁，則可。今反升濁，豈不大譏？至潔古芍藥湯之桂心，極宜審用。苟熟邪內感者，雖有芩連大黃之監制，亦恐其有跋扈之患。